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敏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録舉人臣徐汝辰

文敏集卷十五

明 楊榮 撰

序

胡氏族譜後序

自宗法廢而氏族無統隋唐之世始為譜牒以明其宗之所自出然苟非子孫世有賢者其不至于湮沒而莫考者幾希矣今户科都給事中晉陵胡君溁奉使西回間以其族譜謁予請曰予之族實出於胡公滿乃有虞

氏之裔也自滿而下至周惠王時幾八百年而其子姓益蕃衍厥後有輔於漢顯于晉建功於宋著名于唐者皆歷可考及安定徙宗城由宗城居合肥至壯侯藩始遷豫章遂分為三派其後有諱璹者即壯侯之裔生子持五代時占籍常州安上鄉遂為晉陵人持三傳至宿始以文章仕宋為樞密副使繼是有登兩府掌絲綸列侍從出鎮師府持使一路任牧民之寄居師儒之位者率皆聲光烜赫不可殫舉迨于潨幼荷父師訓育長而

遭際聖明由科第發身忝居侍從于今有年感念祖宗之所從來斯須弗敢忘謹以圖譜裝潢成帙願一言以貽諸後子覽之慨然因為之言曰為人子孫莫重乎知所本本之所系莫切於譜牒譜牒之傳否氏族之顯晦實不在乎言語文字之間惟在乎所以自立者何如爾苟能自立則族姓雖微其終必至於著不能自立則其初雖盛而後必至於微興替無常此理勢之自然也胡氏自周迄今歷二千餘年上泝其本原之所自下詳其

支派之所分益遠而益明愈久而愈盛非其族屬世有賢才者出疇克爾耶君亦可謂胡氏賢子孫而卓然能自立者也及今獨能惓惓致謹於譜系以盡夫尊祖敬宗之意此其用心之厚為何如哉則其後之蕃衍昌大其又可以涯涘窺之哉予因序其世次之概俾為胡氏子孫者知所重而不敢忽也

周氏族譜序

古昔先王之世有大宗小宗之法故當時氏族傳至數

十百年而苗裔貴賤族屬疏戚粲然可考由是昭穆明而恩義篤親親之意何自而間哉三代以降宗法既廢圖譜失官子孫蔓延抶蹠於天下源流支派弗復可辨士大夫家始自為譜牒以究其所自出而致夫尊祖敬宗之意然而歷世既久轉徙不常盛衰隆替之有時居處地望之靡定於此而能保其家譜弗至失墜豈不難哉此予於吉水周氏之族不能不為之歎羨而嘉美也吉水泥田之派其先葢出吳將瑜之子都鄉侯胤始家

廬陵之烏東唐長慶中有曰沂濱者來居泥田沂濱生整整四子其後遂分為四大族由四族而分者又不可以一二計其間詩書相傳簪紱相望延至數百餘年繼繼繩繩彌久而益盛此非其先世積德之厚以垂裕於其嗣續者其能然乎今其裔曰彥奇曰岐鳳皆以文學入官彥奇由教職用薦為刑科給事中擢雲南按察僉事入為大理少卿岐鳳初分教桐城後為國子學正遂陞漢府紀善今典教長洲屢司文衡甚有聲于時而其

子叙又由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聰敏好學予深嘉之間持其譜來徵言以弁其端嗟夫士君子之世業不有祖宗之德無以啓于前不有子孫之賢無以承於後周氏歷隋晉唐宋以來至于今尚不失其家譜俾其後嗣皆得相親相睦以免於塗人之誚而又能以詩禮紹續其家禄仕顯榮有關於世則其忠厚之澤為何如哉繼今為子孫者尚益知其所重而敬守之又豈特為今日閥閱之榮而已也

楊氏族譜序

楊氏系出於關西子家建安與今叅政景衡君寔同所自出蓋景衡之先自唐司馬某始居閩長溪之潊村司馬生長史暄暄之後有為司録都護者有父子繼為侍御史者有為國博郡守者其他膺貢舉躋膴仕者先後相望是皆潊村之派也其遷今瑞安之洲村則自士芳公始士芳宋紹興間以書經請浙漕解淳熙中其兄宗旦仕為瑞安縣令士芳實從游宦因受學永嘉止齋陳

先生之門其後樂瑞安山水之勝因遂家焉士芳生斯泰爲太學生再上書論賈似道專權誤國不報以卒斯泰生鵬飛鵬飛生筠玉筠玉生伯祥世有隱德筠玉伯祥以景衡貴俱贈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階嘉議大夫伯祥之兄伯容國朝洪武初歷武邑保寧今是皆洲村之派也嗚呼何楊氏世澤之遠衣冠之盛若此哉景衡君由鄉貢進士授夏官主事擢司勲郎中遂遷今官其在閩前後三十餘年德望政事蔚然爲方面重臣卓卓乎

其可敬而愛也間以其族譜一編示予求為之序惟士大夫家之有譜所以篤祖宗之義隆親親之恩非苟然而作也故凡同是譜者上以知本原之所自下以明派系之所傳昭穆戚疏秩然有序不以貴富而攀附不以貧賤而棄斥而後尊祖之義隆喜必慶喪必吊衰耄無所依者必養孤貧無所仰者必卹而後親親之恩篤如是而謂譜之作無益於人不可也若夫為子孫者觀於是譜服勲烈之懿仰位望之崇奮然感發思踵其美相

與紹緒於無窮則譜牒之傳愈遠而有光此譜之所以關係甚重豈苟然而作者乎然則景衡君今日惓惓於斯者得無意哉昔范文正公參大政時嘗於吳中置義莊以贍族人其子孫食其餘澤至今未泯君將歸老於家試舉文正公之事倣而行之俾吾楊氏之在瑞安者皆知有詩書之習無不給之患得不有所倚賴以自植立而君之後將享其餘慶者其又有窮耶是蓋君之本心其即斯斯譜收族之義矣因題其端敢併及之

戴氏族譜序

戴氏望出譙國其後有居閩之武安者莫究厥始而族屬蕃盛所居之巷邑人以姓目之由戴巷徙古倉則自諱顯者始至今浙江右叅議同吉蓋四世矣叅議之父復原嘗有志於家譜未就而卒同吉始繼志而嗣成之然荐更兵燹薄蝕殘缺之餘遠者漫弗可稽僅自高祖而下至其子篤凡六世而圖以系之世以次之本支相屬叙述詳明秩然而不可紊同吉來京師間持以謁余

請為序之惟人之有身本於親也由親而上則為祖為曾為高推而至於百世皆身之自出也又旁而推之則自兄弟以至族屬之疎逺其本皆同也然歴世滋久逺者易忘疎者易忽不有圖譜以紀之使人泝流求源自幹達支以崇本始隆愛敬敦宗族篤倫誼則人道不幾熄乎是以先王作為大宗小宗之法設官以掌之其所以維持防範乎世教者非小補也哉後世宗法既廢圖譜失官士大夫家始自為之以紀一姓之源流是猶有

先王之遺意焉柰何競門閥者援貴顯以自誣侈觀美者強不知以求詳此其於孝子慈孫之心何如哉今戴氏斯譜於其不可知者寧闕而不録不敢妄自援引至於高曾而下則名諱生卒配享墳塋纖悉必備使後之人即是編而觀之庶幾知所以崇本始隆愛敬厚宗族篤倫誼之道而不敢援貴顯強不知以厚誣其祖也其用心亦至矣哉同吉釋褐甲申進士歷户部員外郎以至今官旬宣所至聲譽流著蓋所謂能亢厥宗者至於

立祠堂定家規又皆具載諸譜其貽謀豈不遠哉為之子孫者誠能即是以求其用心思世守而弗墜焉則戴氏之澤豈不衍迤而未艾也歟

田氏族譜序

宗法既廢譜牒遂興而世之氏族明系緒别尊卑篤恩義厚風俗皆有頼於此也然則族豈可以無譜乎田氏世居鳳陽之壽州元始有仕為廉訪副使及提舉者蔚為官族至正間有曰秀實者以儒士任太平之宣城同

知歷知滁州永新洪武初改福建行都司斷事遂家建寧今其諸孫忠繇永樂甲申進士歷任户部主事兵部郎中以薦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聲華茂著茲以其家譜示余請言以冠其篇按譜其遠祖弗可考者皆不録斷自壽州而下則詳著之實而不泛覈而不妄與昔之人拜汾陽者霄壤不侔矣大抵作譜者所以求其苗裔別其源流庶幾得以興起孝弟之心以相親相睦於無窮免為塗人之視則幸矣然而近時之為譜者往往强

附貴富擯斥貧賤惟欲矜其閥閱之盛遂至棄其祖宗欺其子孫而寖失其真焉嗚呼是豈尊祖敬宗之道哉今田氏之譜據實而書闕其可疑著其可知使一覽之間昭穆尊卑之序長幼踈戚之分粲然畢備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其於水木本源之義豈不至哉余於田氏之譜深爲之嘆賞者蓋以此也田氏之先積德深厚故其嗣續至今蕃衍盛大若此况今復有如忠者以科目發身㳙登顯仕則其餘慶之所萃灼有徵矣語云源深

者流遠本盛者末蕃其斯譜之謂歟忠於余有同門之契因其請遂書以歸之

侯官林氏族譜序

譜有關於氏族甚重也自宗法廢而族無統故後世士大夫家往往自為譜以紀其一姓之苗裔源流俾昭穆相承尊卑有序雖百世之遠有以篤親親之恩不至於相視為途人其敦本厚倫之意為甚至矣然歷世既遠兵燹荐更求能保其先世之譜久存而弗廢者盖亦鮮

馬吾閩中林氏最蕃且盛然多出於唐九牧之後長樂之派則以爲韶州牧薦之子録事參軍愈之後分居於此而竟失其相傳世次今特舉其所可知諱爲者爲始祖爲七傳至宋仕宋累官至禮部侍郎食邑侯官子孫因家焉至今吏部司封郎中祐七世矣祐甞慨其上世之不可知者既弗可譜而其所可知者又不著之於譜則後之子孫將何所據以盡夫尊祖敬宗之義乎乃畀其子憲彙其世系法歐陽氏之遺意作家譜一編來請

予言弁其端惟林氏之族布列閩之諸郡簪纓閥閱歴數百年繩繩弗替然求其若侯官一族詩書相傳世濟其美者蓋亦罕見譬之木焉本既盛矣培之則其末益蕃譬之水焉源既深矣浚之則其流益遠林氏之先積德之厚及今復有如祐者温雅端謹卓然有閑尤能篤念厥初而存心於譜牒以致其水木本源之意可謂培之益固浚之益深其慶澤衍迤於其後者又詎可以涯涘乎為林氏之嗣者尚有以自勉

楊氏族譜序

譜牒所以統一姓之苗裔隆百世之本支俾昭穆相承戚疎有辨不徒為文具也然至于族屬蕃衍子孫綿延雖仕宦商賈轉徙四方數傳之後子孫有不相聞者惟考之譜牒則祖宗之源流系緒粲然可見名行官位昭然可知鄉居地望墳墓所在無不歴歴可指於是水木本源之義至於久而弗失遠而弗忘者良以此也然則世家大族又烏可以無譜牒哉吾建楊氏皆出漢太尉

震其後世子孫宦遊于閩因而家焉浦城一派其先在唐世有曰齊宣者仕為諫議大夫以言事忤旨出為建安令嘗過浦城樂其風土思欲居之上元中召還至信州會劉展之亂江淮洶洶道路遂梗因携家還居浦城歷五季宋元以至于今葢幾世矣今楊意字文遂者聰敏敦雅亦自言為浦城之後兹以謁選來京閒持其譜牒詣予拜而請曰先世世譜牒家傳既久子孫幸遂保此以得致惇叙親睦之意庶幾不墜先緒敢請一言以冠

其端予與其同郡且又同出華陰之系其何可辭遂為之言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為人子孫者其又可以忘其本乎譬之木焉本必盛而後枝葉蕃若不能培植其本則將萎然而悴矣抑何敢望其榮茂而暢達哉吾楊氏自關西以清白相傳子孫雖散處四方而詩書簪紱先後相望是雖祖宗積德之厚然亦豈非為子孫者善於培植其本也歟今觀文遂之譜牒綿綿瓜瓞愈遠愈盛而尊卑長幼秩乎弗紊隱顯始終確乎有據則所

以光其祖顯其族莫大乎是抑安得不為之起敬乎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然則文遂之請而予為之序不辭者是皆宜也遂書此以弁焉

李氏族譜序

宗族有譜實倫理風俗之所關而仁人君子所宜重者也茍不之修則服盡情盡不相視如塗人者幾希烏知夫水木本源之義者乎若今翰林侍讀學士李君時勉所以惓惓於其宗譜者葢深有見於此也君家吉之安

成沂厥先本於南唐江王景逷王乃烈祖第五子嘗節度處州唐亡王之幼子茂先潛迹吉虔間教授生徒以自給吉守李巹重其韜晦不强其仕乃舉其子光爲安成閣嶺鉄務使因家焉自光而下由進士登仕籍者代有其人在元時曰蒙發者仕至金紫光禄大夫詹事府詹事國朝有思焕者知浙江紹興府事寔爲景逷十七世孫嘗懼源遠而派益分久而失所自遂因故譜修之學士君去思焕雖未久又慮宗姓之蕃富貴貧賤之不

齊不因譜以明尊卑則富而凌貧貴而輕賤其能喜而慶憂而弔孤而字患難而相恤者鮮於是因思煥之所修者續而書之是固重夫本源之義其用心亦勤矣譜成詣予請序嗚呼譜之作推所自出合所已分以明倫理以厚風俗非為觀美設也第近世之脩譜者往往冒先代之顯人為所自出附同姓之豪右為其宗親薄其厚而厚其薄其有乖於倫理風俗非細故也今觀李氏之譜自景遏迄今四百餘年凡二十世派分而源一幹

與而本同昭穆尊卑秩然不紊視世之冐附以為美觀者豈可同日而語哉雖然學士君之心固以其祖宗之心為心使為厥後及同宗之賢者皆能心是心焉敬所當敬親所當親慶吊相往來孤貧患難相賙䘏則於倫理風俗之有補不亦大乎是為序

題跋

恭書封贈誥命後

臣榮猥以駑鈍叨列侍從十有餘年太宗皇帝俯念勞

勤頒錫誥命追贈父母及妻時文臣惟尚書蹇義等八
人學士胡廣及臣榮等五人得以霑此後十有二年仁
宗皇帝嗣位大舉褒崇之典廷臣及方面大臣皆給誥
命臣榮蒙荷寵眷十旬之内兼拜三職錫以誥命且追
贈二代祖考妣何榮如之迨至今上皇帝嗣位之五年
特陞臣榮少傅仍兼尚書大學士之職不數月復受誥
命追贈三代祖考皆如榮官祖考妣及妻皆為一品夫
人聖恩宏大被于存歿顯榮光耀無以復加顧惟菲薄

曷以致茲斯實三聖天地大恩之所賜而臣榮黽勉拜受豈勝愧悚況大訓諄切臣榮所當朝夕祇服不敢忘者謹用繕寫稡為一卷退朝之暇肅容展閱常若對紱扆之嚴仰日月之光鞠躬盡力以圖無忝且俾士大夫之欲快覩天章龍文之光華以知聖朝優禮臣下之意厚臣榮不敢私亦不敢閟舉此示之實一便也

恭書仁廟御批後

禮部馮主事吉郡人也資稟溫厚性識暢達昔仁宗皇

帝臨御日在朝列嘗以奏牘進仁宗嘉之親御宸翰批其奏面命名曰敏既而龍駕上賓敏亦丁内艱去乃者起服至京師祗奉御批裝潢為卷而寶愛若珙璧然請予言以識之臣榮竊惟敏者聰也達也以人有偉質而言也孔子謂好古敏以求之又云敏於事而慎於言又曰敏則有功然則聖人論學與事功皆不能外敏以為言仁宗之所以命之者抑豈無意哉為敏者奚可不顧名思義夙夜勉勵勤於問學懋建事功以副恩眷之隆

乎臣榮展玩之際不勝嘅歎故不辭拜書于後以致尊仰之意焉

書蘭亭帖後

仁宗皇帝昔在儲位夙夜孜孜緝熈聖學然於協賛萬機之暇鋭意翰墨於古法書真跡尤為篤好放情揮洒往往造妙入神嘗以唐褚遂良所臨禊帖摹勒于石間以紙本賜近臣然亦未嘗輕授也永樂八年冬臣榮扈從車駕南還首蒙慰諭特賜一本退而深自感激以為

非眷念之至何以得此因寶而藏之以為子孫珍翫距此十又七年仁宗御極升遐之後而大理卿臣虞謙乃捧其昔所蒙賜本以示榮且請言識之惟謙以文學老成荐歷榮顯其任職小心慎密知無不言方是時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涖事南京日侍左右親受知遇然則其所以得此賜者豈偶然哉嗟夫鼎湖寥邈龍馭上賓墮弓遺劍皆足以繫羣臣之攀慕況於翰墨又精神心術之所寓者乎展翫再拜不勝感愴

書宋丞相文山遺墨後

廬陵文丞相天祥以孤忠大節報宋家三百年養士之恩英風義氣至于今赫赫在人耳目何其壯也今其裔孫紹節持丞相手簡與詩謁拜請題嗟夫丞相之死節非惟有以報宋且有光於歷代為人臣之死義者然則其流風遺烈猶足以使人感激奮發矧為丞相之子孫者乎宜乎紹節寶藏之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因紹節之請并書此于左方云

書趙松雪所書嵇康山濤絶交書後

趙松雪以善書名重當世然公之所長豈止於一藝哉公之文章雄深而贍蔚公之政事疏通而識體觀於國史所載可見然則書特公之餘事爾此其所寫嵇康與山濤絶交書温潤遒勁非尋常可及今户部尚書夏公得之深加愛重且以示予俾識其後嗚呼昔人謂王右軍為内史長於政事後人但知其善書蓋其他長為書所掩爾然則若公者大槩亦類此因書所聞附於左方

以俟知者

書淵明歸去來圖後

晉陶淵明既宰彭澤恥折腰郡督郵即日解印歸賦歸去來辭以見志後人高之往往取其辭中之意繪以為圖所以寫高情於尺素描清風於千載何其至也此圖吾閩士朱孟淵所臨持以見遺予既得之裝潢成卷復求善書者各書歸去來辭一通以附其後嗟夫淵明之高風逸節卓然冠絶固有不待於圖而後著然而後人

尚之率皆寫其容儀態度之若是此豈淵明之意哉殆不過係高山仰止之思而已予既謹而藏之復識此于後庶俾後人有以知予意之所寓云

書赤壁圖後

右監察御史江志堅所藏赤壁圖不見畫者名氏然布置有法筆意精妙殊非近時畫師所及誠可愛翫志堅既裝潢成卷復求中書舍人程南雲隸古朱廷暉楷書東坡前後赤壁賦以係于後且請予言識之惟東坡以

文章擅名當代傳誦於天下後世如此賦尤為奇崛讀之鏘然若振乎黃鍾大吕之音令人擊節歎賞而又得圖畫之工字書之妙皆可為翰墨之珍翫矣志堅其寶之

書麥舟圖後

范文正公父子麥舟一事雖出於一時志同意合然至今以為美談葢宜其然也且自古磊落豪傑之士其心志度量往往相符矧文正忠宣又出於父子者乎古人

云有是父必有是子觀於范氏可見矣若文正之厚宗族仁鄉里慷慨尚義海内之士莫不仰其流風遺韻況忠宣為之子者乎公父子以文章行誼昭著簡冊流光垂榮於後世者何限夫豈特麥舟一事之美而已哉而世之人景慕之者葢自有不能已也姑蘇范暹啓東持此圖請予言夫以世之搢紳大夫於公父子平生行事莫不奮發而興起況啓東出於范氏而又世家於姑蘇者乎宜其希企又有過於衆人矣啓東賦性聰敏好文

而工畫有足尚者因其請書此於圖之左方云

書東萊黃氏教儀後

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公之再鎮南交也將行命其子琮讀書于應天府學因手書教儀以訓之其為言皆切實略無浮泛冗長之辭葢公自少力學勤苦以底成立至擢科第登仕版以享其榮名盛福於今日而尤恒歉然弗敢自滿故於其去惓惓焉思有以訓其子而惟恐其習於驕縱流於奢靡而弗知所以樹立以至虧

行辱親公之意亦勤且至矣今之世貴游之家子弟往往或至於狂悖狠傲憑藉父兄之貴富以凌駕當時者人皆謂其習性之使然也夫豈理也哉假令為父兄者皆如公之善訓而所以開導戒飭之者若是其至則凡為子弟者雖欲為不善又豈可得乎琮裝潢成卷以請予識予素知公之賢德而又嘉琮之善承公之教也遂書此以歸之

書江氏陰德卷後

惟施德於人而不求知於世無責報之心者謂之陰德人有是德者雖不求知不責報而天之所以報之者自不能違矣三衢江氏其先有諱景房者仕吳越為鎮東節度判官時國俗奢靡費用無節由是重斂其民兩浙大困幾無以為生後吳越內附景房遂沉其賦籍于河故當時吳越之臣咸備録用獨景房坐此以廢然景房不忍其民重困沉籍以泯其禍雖遭擯斥實所弗辭故其後世子孫蕃衍盛大科第仕宦綿延弗窮其後萬里

遂登相位何其盛哉今襄府紀善秉心實其後裔間以元翰林張樞子長所述景房事實而名之曰江氏隂德以求予題予因掇拾其槩書此于末簡俾世之人知有隂徳者之獲報如是且有所勸焉

書朱氏先徳卷後

元之季錢塘朱自明以才見知於時其為池陽郡掾執法不阿能平反銅陵許氏疑獄活三十有二人為杭郡平凖庫副切切於民減歳額換易鈔十二萬錠官不為

擾而民免於害為吳郡許浦監稅潔已奉公商旅便之

而國課無虧當時新安滕文禄胡宗海鄭尉陳淵皆有

序述以稱道之迨至國朝隆興于今已五六十年而自

明諸孫暉乃萃於一卷屬予言惟世之為人子孫者鮮

有能知其先世之德而實藏其翰墨得以考見當時行

事之迹可勝嘅哉今暉以其祖之遺德弗遠而其父之

手澤尚存惓惓焉愛襲不啻珙璧此其賢於人也遠矣

宜夫澤之及其後者愈久而弗泯也豈不可尚已乎暉

字廷暉復姓蔣氏今為禮部郎中兼翰林侍書亦可謂善繼者矣披玩之餘書此以歸之

書東陽李氏忠愛堂卷後

右忠愛堂詩文一卷為淛之東陽李氏作也李氏在宋南渡後有誠之者知蘄州時金人入境援兵不至誠之以七百之衆屢挫金人於孤城之外勢窮力盡決戰而死闔門妻子慷慨就義其孤忠大節炳烺宇宙迨今赫然弗衰誠之從弟太常博士大有工部尚書大同極敦

友愛怡然和樂平居講學自相師友風采氣誼師表當世然而誠之與大有大同俱從東萊呂先生與紫陽朱夫子游傳道受業淵源有自則其所以奮勇敵愾以盡其忠友于雍睦以篤其愛者皆灼知大義明於理道之所致也夫豈偶然哉今大有之孫叙繇太學生仕監察御史嘗作忠愛堂以表其先世之德且將以寓弗忘之意一時賢士大夫皆嘉其志相與為詩文以昭厥美叙持以請予言識之惟君臣兄弟皆人之大倫民生日用

不可一日而廢者世降道衰其義乖闕往往有昧於此而遂至于泯沒天性者李氏之先從游大賢不惟有得於講論之餘又能身體而力行之故能盡人臣之大節敦同氣之至親以至于今人皆仰而望之況於為其後者乎雖然叙之心亦可謂勤且厚而能顯其先德於無窮者矣所謂莫為於前雖美而弗彰莫為於後雖盛而弗傳若李氏者誠可謂世濟其美者矣予故樂而書之且將以為世勸

書鴒原別意卷後

此予友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扈從居北京時別其兄與其兄初度日有懷之作共二詩蓋公之兄字方大為人清雅謹飭敦尚友愛喜為江湖之游嘗一至京師留數日輒去未嘗以弟之貴顯而有驕盈之色公於方大尤盡敬恭弗敢少違手足之情篤厚切實今觀其詩同氣之誼藹然溢於言表何其至哉方大裝潢成卷而題其首曰鴒原別意間命其從子永

實請予言識之嗟夫孝友之道能盡之者古今無幾故詩稱張仲書美君陳不過一二人而已若方大之居家事母竭力奉養公之詩亦拳拳然於其母與兄如此豈非兩盡孝友之道者乎是可以為訓也胡氏之後人誦其詩味其言其將有所感發而興起乎因書此以識之

書劉氏族譜後

辨宗合族必由乎譜系有家者不可以不作也然作譜非難而世守之難自非其先德之積深厚而文獻之傳

代不乏人則又奚能繼承而不替哉今觀劉氏之譜上稽周秦以迨兩漢其得姓受氏遠有源委自晉關内侯衍以來歷唐宋今凡四十餘世其間若文静之勲伐翊之陰德軨子羽純錡之忠節子暈崇之之道學先後相望炳耀史冊矧今貴州大參永賢發身科第敭歷明時聲光德業表表愈偉可謂世濟其美矣雖然有以先之必有以後之有以基之必有以構之劉氏先德之稽既有以及乎永賢永賢可不思所以及其後人乎必講學

以植之務德以培之循禮以固之若然何患其不能世守耶余與永賢同為閩人且有斯文之雅故以是諗之永賢尚以是而勗其後人可也

書黄母劉夫人傳後

右眉山蘇公伯衡所撰永嘉黄母劉夫人傳夫人之曽孫今少保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淮宗豫出以示予且徴言識之傳稱夫人劉氏出鉅族居家孝事其母鄉族稱之歸黄氏亦故家其夫應發仕松陽教諭夫人

辛勤克相事舅姑敬謹甚宜其家八年無子為聘娣生
子通通年十二而應發卒撫育訓誨使知務學既而通
以墮井得狂疾夫人恐其不久於世亟為之娶屠氏生
子性已而通果弗禄有欲害性者夫人冒白刃脫之復
鞠養之而獲見其成立夫人始以疾終嗟夫婦人之德
莫大於無妬忌故往往著之於經以為後世女婦楷範
若夫人者可謂有其德矣向使夫人歸黃氏無嗣不早
聘娣則通之生未可必通之疾不早置室則性之生未

可知彼操刃戕性者非夫人勇於赴救則黄氏之宗嗣不既替矣乎然則夫人以一女婦之身而能全黄氏兩世之孤以綿延其後裔至於蕃衍盛大可謂賢且烈哉今宗豫由洪武進士自中書舍人積官至今職因得以顯揚其先世夫人雖在泉壤與其榮焉若是則天於報施之道亦可謂昭昭不誣矣因宗豫之請書此以歸之且將以為世勸云

恭題仁廟勑蹇忠貞卷後

令少師吏部尚書西蜀蹇公當仁宗在東宫監國時以尚書兼詹事之職悉心輔導知無不言夙夜惕厲勤勞所職弗避險艱始終弗渝雖古之股肱心膂以身係國家之重者亦不過此由是特蒙眷遇倚注尤深暨洪熙改元益見親任遂進公以三孤之位賚錫駢蕃恩寵隆盛海内縉紳之士莫不仰望以為誠曠古之奇逢希世之知遇也既而仁宗親降勑錫以忠貞圖書褒諭甚至念及子孫保全終始恩德之厚無以復加自古君臣相

與之意罕能及此何其盛哉公録此勑裝潢示臣榮請言以識之嗟夫鼎湖龍升雖遺弓墮劍臣子見之莫不洒泣而况聖意之所寓乎謹頓首拜書于後且以寓哀感之情於萬一焉公其寶蔵之

恭題御賜牧牛圖後

右牧牛圖一幅皇上親寓翰墨寫以賜臣榮者其平原草長春流汗漫之態與夫牧豎嬉戲牛犢閒逸之狀皆精妙入神夫牛實耕農之本牧之者貴得其性情賢才

之牧民使皆能如牧者之識其性而順遂其生又烏有不得其所者哉且放牛於桃林武王所以偃武修文也然則上於斯圖豈無意哉臣榮受賜惶悚惟思夙夜竭心庶幾或有毫髮可以上副聖意因題于末簡而謹藏之

恭題御筆寫竹菊圖後

皇上嗣登寶位克勤庶政海內晏然遂於視朝之暇留意翰墨嘗作竹菊圖賜翰林侍讀臣粲天機所到精妙

入神縈以示臣榮且屬言以識之夫竹有歲寒之操菊有晚節之榮皆可以比清貞特立之君子非凡卉木之足倫也上以是為賜豈非有望其臣之能砥礪其節操者乎縈於此可不敬承恩意以自勉哉拜觀之餘不勝欣躍謹書此于左方縈其實之

恭題四書性理大全後

欽惟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宵旰孜孜誕興文教以斯道為己任萬機之暇嘗與儒臣論議以為四書雖有宋

儒朱熹為之集註以便學者然而羣儒之說頗有異同純駁不一至今幾三百餘年紛紜糅雜莫知適從茲欲會而通之去其駁而錄其純庶幾聖賢之道昭然大明臣榮忝居侍從恭奉德音於是敬承謹率四方學者裒以成編上親商確以定去取書成賜名曰四書性理大全即以刊布天下學校凡從事於聖賢之學者莫不欣焉若披雲霧而仰青天若剪荆棘而循大路坦然無疑釋然有悟誠萬世之寶也予鄉郡建陽葉添德氏家素

饒貫而好學博雅間於庠序得覩此書遂求抄録鋟諸梓以廣其傳乃以書來京師請予言識之夫奉揚上之盛德美意以昭示於無窮者人臣之事也昔太宗文皇帝惓惓纂輯是書以嘉惠天下後世有功於聖門大矣然而添德以民間之傑然者乃能廣播而盛傳之此其所以超乎衆人者豈不遠哉是可嘉尚也已因拜手以識于後

恭題仁宗御書卷後

今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臣王直昔侍仁廟於東宫特賜扇暨藥其來北京也復賜道里之費又賜其父瓊州府知府伯貞致仕直祗承厚恩感服無已比以先後所得寶翰粹為一卷將永為家寶間出示臣榮拜覽之際天章煥發雲漢昭回令人起敬起慕有以見當時君臣藹然相得之意何其盛也葢當時侍從儒臣得者無幾人直可為希闊之遭際矣嗚呼王氏子孫其世世寶此以勉圖無忝哉

題大理少卿吕升恭和御製嘉禾詩後

嘉禾詩一章太祖高皇帝御製也永樂之初太宗文皇帝始出墨蹟于中秘俾勒石摹拓頒賜廷臣然聖心寶愛之至由是拜賜者無幾焉今大理寺少卿臣吕升既獲録本珍藏又從而奉和之以寓忠愛之意是亦人臣之至情也予惟二聖相承五六十載之久深仁厚澤霑被生靈者深矣故凡窮閻蓽屋之人至于今猶愛戴感慕矧公卿大夫叨近日月之清光致身霄漢之上者乎

則夫拜覩製作之出自天衷表章之本于聖孝當時亦幸與恩賜者又將何如耶臣榮於是泫然感泣拜識于後以歸于升若臣榮嘗所拜受石摹墨本一通者謹用什襲珍藏以為家寶云

題晦菴先生遺墨後

文公朱先生遺墨一幅荅其鄉先輩徽言之簡也先生講道之餘著書立言不厭不倦觀諸此簡亦足彷彿當時之氣象葢其道高則不固拒德盛則詞恭遜無一而

非教也況翰墨古雅清潤飄然揮灑之中而自不踰於法度尤為世所寶愛者乎駙馬都尉趙公得此珍襲於家間出示予三復展翫敬拜手書諸左方識景仰之意云

題唐宰相李德裕見客圖後

宋宣和摹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并親疏其勲蹟於後榮竊觀所畫德裕據床仰視三客侍坐唯謹若有所計議者葢德裕為相時嘗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者必先

白臺乃聽自是無敢輙至閤者然方其時武宗欲殺楊嗣復李玨德裕乃率三宰相入見相與救之意者坐間所論必預計其所以為之解者是未可知也此圖其為此而作歟及觀德裕出入朝鎮經綸謀畫諫諍剴切深得大臣之體至於用兵決策制勝威振河朔其意氣丰采尤偉然超乎物表宜乎後世有以表章之也都督沐公得此圖甚寳愛之若將景慕而感發者間持以示予葢德裕故相吉甫之子而能繼承先志使功名事業光

昭前聞可謂賢矣都督公實黔寧王之子今太傅黔國公之弟駙馬都尉之兄也家世之盛方之德裕尤為顯赫而況入總督府之政出當藩閫之寄忠勤茂著功能兼伐其於德裕復何愧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都督公之謂矣因其請遂書于左方

題宋進士袁鏞傳後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後失之其間忠臣義士英聲大節昭著于簡冊者歷歷可考獨袁進士鏞以一介書生

遭喪家居值元兵壓境乃與謝昌元趙孟傅誓死許國而鏞獨先出諭以大義不少屈遂被擒憤駡而死家人凡十七口聞之皆赴水死嗚呼袁氏一門忠義若此惜其有遺於簡冊弗得大顯于世可勝悼哉令鏞四代孫太常司丞珙及珙之子中書舍人忠徹皆能樹立慨然念其前烈乃以其先代所傳所聞求諸名筆爲傳記以述其事辭詳而意備固不待予言之贅兹因其請之堅乃不獲辭姑書此于末簡

題貝祭酒聖賢像後

竊惟聖賢之道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萬世之所瞻仰至于簡冊所載聖賢容貌詞氣動静語默之間則不能不為之慨然想見其儀刑於千載之上况得覩其遺像者乎覩其遺像猶足以使人感發而興起又况於當時親炙之者乎此吳興錢舜舉所畫聖賢遺像今國子祭酒貝君宗魯所藏以求予題撫卷拜玩肅然生敬遂書此于左方宗魯尚寶藏之

題張御史和唐詩後

監察御史四明張楷嘗悉取襄城楊伯謙所選唐音七言律詩和其韻凡若干首閒持謁余請識其後夫詩自三百篇以來而聲律之作始盛於唐開元天寶之際伯謙所選蓋以其有得於風雅之餘騷些之變楷取而和之其殆究夫伯謙所選之意與唐人所作之旨矣不然奚其好之之篤也嗚呼詩豈易言哉本諸性情沛然流出胸次而無雕刻鍛鍊之跡者斯造其妙若乃苦心危

思摩切對偶專以麗整為工此則末流之弊也楷於所和抑當得其妙而戒其弊者乎俟余有暇尚當披玩而審夫所得云

題楊少保編纂用藥真珠囊詩括後

士君子負濟世之志者其仁恤之心隨寓而存雖當憂鬱常情弗堪之際而精神念慮亦未嘗不惓惓於是焉若今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江陵楊公是已公昔坐繫幽閒無所用心因覽東垣所著用藥真珠囊

舉其要語約為詩括凡若干首簡直易見誠學醫者之便也公之用心其仁矣乎雖然公以光明正大之學思納斯民於仁壽之域固非徒事乎醫而醫亦濟人之一端也使凡業醫者得公是書熟讀而有得焉其為利濟之功不旣博乎然則是編之作雖不足以窺公之大致而亦可識公之心云

題聚奎堂卷後

古者士大夫之有官于朝雖勤於職務夙夜不懈然亦

必有休沐之時優游燕息之所以適其志觀於羔羊之詩可見矣予來北京其所居密邇東城地僻且遠恒不得一遂退休之適乃於長安東門之南得隙地構屋數楹繚以周垣雜植花卉軒檻虛明几席淨潔退食之餘時得偃休于此是歲三月己丑皇上親策天下士以馬愉為第一拜翰林修撰其次杜寧謝璉皆拜翰林編脩既入院就職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江陵楊公率僚友致酒宴樂其中衣冠偉然衆皆樂甚因念良辰之難期幸

文會之可樂為名其堂曰聚奎而請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葢殿大學士西昌楊公為文以識之衆皆賦詩惟奎主文章天下文明則五星聚奎非偶然也洪惟我朝混一海宇文運誕興五六十年之間列聖相承丕昭鴻業宏闡聖猷以開萬世太平之盛五星聚奎惟其時矣予幸受知累朝列官禁近垂三十年以至于今叨蒙聖眷荐臻禄秩報稱未能而乃復得從容於儤直之餘與羣公燕飲於此以叙天然之樂實皆皇上之所賜也夫豈

適然相聚以為酣嬉之樂而已哉少傅公既為之記予謹題于卷末後之人欲覲聖朝亨嘉之運與夫文物之盛者尚於此徵焉

題崇恩堂卷後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葢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為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由是歷代以來隆其謚爵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

榮名厚禄可謂與天地相為無窮者歟我朝當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為眷厚其禄秩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仁宗昭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彦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兩致縟禮多儀具著為令彦縉躬膺眷遇以謂褒崇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魯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之金薤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夫孔子之道

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章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之而况其子孫乎况帝王於先師之肖乎昔漢肅宗東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斯言然則彦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僖之知所本乎異時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為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

予故樂爲書之以系于諸作之後

題北京八景卷後

余嘗考天下山川形勝雄偉壯麗可爲京都者莫逾於金陵至若地勢寛厚關塞險固總握中原之夷曠者又莫過於燕薊雖云長安有崤函之固洛邑爲天地之中要之帝王都會爲億萬年太平悠久之基者莫金陵燕薊若也昔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九有以金陵龍蟠虎踞長江天塹遂定都焉迨我皇上繼承大統又以

燕薊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為天下都會乃詔建北京焉及今十餘年車駕凡兩廵狩榮叨禄翰林既嘗歴覩金陵之勝今而復忝扈從得以追陪文臣之末隨侍皇上徧閱北京山川之槩退而與諸僚友討論莫不稱嘆以為斯文千載之竒逢一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偕翰林侍讀兼左春坊左中允鄒公仲熈考求其迹以昔人有燕山八景之作而簡冊無關今聖朝天下一統皇上建都于兹誠非

往昔之比不可無賦詠以播於無極於是仲熙倡為北京八景之詩學士胡公両和其韻而又序之僚友同賦者凡十三人榮亦厠名其間亦何幸哉竊自幼時嘗閲地誌考其山川形勝心目為之開明精神為之飛動思欲遨遊覽觀而不可得及今得以循歷両京又得屢承上命奉使西北由江淮道大梁洛邑踰關中以至玉門關之外及侍皇上両率師出塞肅清邊塞北至極漠西抵和林觀両京之地王氣所鍾寔為天下形勝之最東

南西北道里適均真足以控制萬方而為聖子神孫萬世磐石之基也榮以菲材叨逢恩遇消塵海岳效報未能兹以北京八景圖并詩裝潢成卷因舉足迹所至書于卷末具以諸景之槩所以得名疏于圖首誠非欲誇耀於人人將以告夫來者俾有考於斯不惟知天下山川形勝之重而又有以知八景所在如目親覩有若予輩之菲薄叨承國家眷遇之厚樂其職於優游得以詠歌帝都之勝於無窮者皆上賜也然則觀於是者豈無

感發興起以自奮於明時者哉因書此于末簡以識歲月云

題香山九老圖卷後

昔唐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洛陽與懷州司馬胡杲衛尉卿致仕吉旼磁州刺史劉真龍武軍長史鄭據侍御史盧貞永州刺史張渾祕書狄兼謨洛中遺民李元爽合尚齒之會且各賦詩以記之遂傳諸好事者以為美談然樂天居香山自號香山居士其八人者時時

相從觴咏以為樂至寫形貌於圖畫名香山九老至于今縉紳尚焉此圖乃予友南京兵部郎中田伯邑所藏求予言識之觀其山水秀麗林木森蔚泉石清峭而九老逍遥其中以從事於壺觴翰墨棊局之間豈不超然自得也哉於此亦足以見唐家承平日久四方無虞而士大夫得進退以禮優游燕休以畢其餘齒此何其盛哉洪惟國朝列聖相承熈然垂拱無為之化矣而予也叨蒙厚恩忝膺重寄雖欲乞身以遂其田園之樂有不

可得則於此圖烏能不惓惓致意焉異時幸獲賜歸故鄉與同志者追尋此樂尚未晚也因伯邑之請姑書此以識之

題雅集圖後

雅集圖者世傳宋元祐諸賢會王晉卿西園而李伯時即席中所畫也後人相傳摹寫往往不同近侍講鄒仲熙得此圖有葉石林所序圖凡十二人葢東坡先生王晉卿蔡天啓蘇子由黄魯直李伯時秦少遊陳碧虛米

元章王仲至圓通大士劉巨濟也予嘗考之鄭天民記復增張文潛李端叔陳無已晁无咎為十六人近觀陳思允所題則又少李端叔陳無已二人為十四人今予此圖景物位置大畧與思允所述相似獨卷首增張文潛為四人則與述古堂所記實同而於石林天民序記皆不相合惟西園之會出於一時而龍眠在坐所畫必得其真何後人模寫若是其相戾耶嗟夫繪圖之會可以適情於一時所謂榮華飄風好音過耳者其或同或

異抑何必留意於其間哉然而辨駁考究亦學者之所當務姑以所聞所見識諸左方俟博雅君子相與考焉

題雪夜唱和詩後

士君子之重交友尚矣蓋心孚誼合自昔以為難而況官守之同居處之近道德文章之相契尤所難得者焉昔晉王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澄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即乘小艇造門不前而返一時懐友之興流輩高之千載相傳以為美談宋司馬君實范景仁其

名德髙風足以師表當世二公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又嘗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旣而景仁先卒君實克踐其言至今天下後世稱用舍大節不謀而符者惟二公焉予觀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泰和楊公當永樂中為左春坊諭德時與前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少師吉水胡公同居館閣為莫逆交其官舍同在長安門之西而道德文章之懿又無不同也歲巳丑正月十九日大雪初霽胡公薄暮載酒

踏雪訪公時公亦由雪中訪友歸遂開樽同酌觀詩論事三鼓乃歸胡公賦古選十四韻而公和之胡公自序謂兹興不减山陰惜子猷不見安道而其樂反歉於吾二人士大夫以為確論胡公既沒朝廷累加褒贈公復為誌其墓其事視之君實景仁葢異時而一轍者也於乎論一時之興則胡公克邁於子猷究平生之義則楊公有光於君實所謂交友之難得者俱於二公見之尚何古今之人不可同哉雖然予竊有感焉當時館閣同事

七人與予同年者三人胡公其一也皆不啻兄弟之相愛幾四十年間而存沒出處頓異今獨公與予在爾寧能無晨星落落之歎耶因公出所畫雪中清興圖并唱和之詩示予三復展玩之次敬題于左方

題咏菜軒記後

昔胡文定公嘗言人須是一切世味淡泊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及閧汪信民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擊節嘆賞數百年來學者深潛玩味如親炙焉茲復見國

子祭酒胡公命其從子曦葴修之軒曰味菜既為之記

復書司馬温公暨東坡晦庵二三先生訓儉之詞于左方以垂教戒非有得於家傳之心法曷克拳拳若是乎吁人有古今心無古今心同則道同道同則其所嗜者必同矣何也葢人之為學貴在立志堅苦不以奢靡為務則此心自然収歛將必駸駸然有得而日進夫髙明遠大之業苟恥淡泊而務鮮甘則此心自然放縱將必汲汲然奔馳而日流於汙下矣大抵奢則驕驕則惰惰

則志有不立偷則勤勤則不息不息則學無不成予忝交祭酒公今二十餘年每見其處已治家一皆安乎淡泊絶無纎毫矯揉葢有不待形之於言自足以為人之所視效況今復命其從子以味菜而又申之以雅言其丁寧反覆之意豈不益深切乎然此豈惟曦當思所以自勵凡為胡氏之賢子孫者皆當有以自勗也

題柴義士傳後

兵部職方郎中錢塘柴車與予同仕于朝一日以前史

官蘇公伯衡所撰其父宗禮義士傳相示且俾予題其後予不能辭乃為之言曰夫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焉且人之生也孰不具夫仁義禮智之性孰不知夫三綱五常之重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溺於物欲之累然後喪其良心失其本性而不自知爾茍非究夫天理民彝之實而灼知倫誼之為重則於父母兄弟夫婦之際尚不免於忿爭鬬鬩之患況朋友乎今宗禮以一介之士而能慨然捐己之貲以葬其友人金觀之三喪此

真足以見其交義之篤而能重夫彞倫之道者矣使其得一命以效見於當時而推其所施以及於人人則其澤物濟人而有補於人倫世教豈淺淺哉惜其未獲一施於世而死也吁宗禮雖歿而其子車際遇明時出叅大藩入賛司馬令聞綽然尚夙夜孜孜思所以成行立名以顯其親則天之所以報宗禮者庶幾其在斯乎予故為是說以識于左方俾有徵於後日云

跋晦庵先生遺墨卷後

右宋朱夫子晦庵先生手書三通觀其於撰述張魏公銘誌與他書所載不同不免悔之至其所脩通鑑綱目十年而後成然汲汲尚欲求正於人則知前賢於為文及著書二事其不敢忽如此後進之士率爾妄作者觀於此可不致其謹乎此卷今藏何彥澄氏間以請予識把玩之餘遂書于末簡以歸之

跋黃氏手澤後

黃先生手澤凡若干幅予友吏部侍郎宗載之所寶藏

也先生字子貞世居豐城宗載實先生之子而手澤則先生所以示之者也先生承先代詩書之舊晦迹授徒以行率人儒素終身焉觀手澤所示宗載者皆立身行已之道事君愛親之要當官處事待人交友之方惓惓本諸仁義忠孝以為之說亦奚其懇切如是哉誠父子親愛之至情有莫能已者所謂義方之訓即此是已昔孔伯魚以聖人為父所得者僅聞詩禮致陳亢有聞君子遠其子之喜說者謂亢以私心窺聖人其誠然矣乎

盖當時高第弟子未嘗不聞仁義忠孝之言乃於伯魚而言此者盖因其所學方由是而深入者歟抑安知其後不引而進之爾今先生所示若此其至固以子之質美而有足受之者夫豈私意耶然度所以示人者亦必無異於此矣宗載終身奉行之其將有餘師焉故自名進士為大行人按察僉事又為監察御史陞詹事府丞累至今秩前後三十餘年所涖悉有令名非先訓有自詎能底是哉兹值聖明在上推恩贈先生如其子之秩

所以顯揚之者為何如耶先生可謂無負於教子宗載可謂無負先生之教矣傳曰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由此觀之信有徵矣哉

跋李黻詩後

右七言律詩一首元江州總管李黻子威之作且其所自書也子威守江州罵賊而死後之忠臣烈士聞其風者尚猶感激思奮況於得覩其手筆也哉詩之前有歐陽圭齋所撰本傳後有潞國張公謚議復有杭郡文學

胡粹中跋共為一卷禮部郎中兼翰林侍書蔣廷暉以求予題孟子威之詩則廷暉先人子澄所藏而親題識者也然則世之所以貴人臣之忠義而廷暉之所以重其親之手跡遺物者是皆分内事也因其請特書以嘉美之云

文敏集卷十五

文敏集卷十六

明 楊榮 撰

箴

清慎堂箴

清如之何清匪為人以潔吾心以持吾身慎如之何慎匪為彼以審于幾以飭于已心或不潔私欲紛挐正理日淪惟利之趨幾或不審終戾于善火始一爐燎原斯見惟利是趨憸人之歸善苟戾焉害必隨之曰清曰慎

勿肆以汙日篤不忘綽有餘裕矧兹服政以涖厥官事上馭下云為百端清則無擾慎則無過匪清匪慎云何其可清或不慎亦曰徒清既清且慎式安其榮從事於斯終必如始益之以勤斯為善矣終食或間棄于前功一念以爽斯玷厥躬譬行百里九十方半惟能勉旃金石斯貫

清省居箴　為深州守蕭伯辰作

人之一心湛然常靜其動以時事至而應心苟弗清本

體遂昏冥行簪蹈舛錯紛紜涵養之功曰惟敬爾方寸之間烱如止水惟其清矣天君泰然酧酢萬變若無事焉翼翼髙居在彼公署以玆自存政績尤著心既克清衆欲弗干事既克省民生孔安心清而虛事省而逸敬以持之永永無斁

銘

世直堂銘 有序

翰林侍讀文江周功叙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直葢其六

世伯祖伯寬仕宋直寶謨閣憤賈似道誤國嘗䟽斥其奸曾大父㸑溪山長以立元至正中修三史上書請以宋為正統而附載遼金父㦸方貟外郎岐鳳國朝求樂中為漢府紀善王有異謀作寳賢堂箴以諫三君子者皆言人所不敢言非直道之至其能然乎矧功叙取以名堂其善於繼述又可嘉矣為之銘曰

天有直氣在人能全人有直節貴世其傳周之世直寳謨謇謇繼以㸑溪㦸方有作歴宋及元至我皇明勁辭

正色蟬聯厥聲莫熾相奸臣强主弱炎籙既微孰攻其惡莫秦帝統元實承宋史館昌言時莫能用莫僭王謀窺覬儲位梁園納邪昌輔以義壯哉朱雲乞斬安昌麟經貶楚董相格王直道不容官奚不黜其黜復揚皇鑑如日文江之滸有堂潭潭喬木如雲欝與天叅我銘先猷以迪乃後永執厥心奕世有耀

勤有堂銘為御醫杜彥達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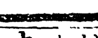
所其無逸書著于篇民生在勤左氏有言嗟嗟學徒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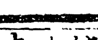
肆于怠資匪睿智功必百倍矧醫之道務底于精苟或不勤曷冀其成惟勤乃有遺訓攸示勿怠以荒庶繼先志毋謂途遠其難其劬不已于行千里斯逾百年幾何日月云邁尚其朂之夙夜匪懈

退思齋銘為蹇少師作

惟心之靈厥官則思心有所感思則從之粤稽古聖弗思而得自餘賢智必思乃獲人臣之道謇謇匪躬退思補過進思罄忠朝斯夕斯罔敢怠忽慎終如始確乎不

拔公任冢宰進秩三孤位尊望隆厥思何如秉心律已
思無過舉進賢退奸思存仁恕綱紀法度思所設施禮
義廉恥思所維持兆民未寧而思安業四序愆和而思
調燮百職未修思以勵勤庶政未理思以解紛謀猷允
諧尚思啓沃教化未洽尚思樂育夙興夜寐亹亹以思
思而弗置乃有所裨庶績咸熙厥思無斁豈曰徒思恪
恭乃職公之思矣百度惟貞叶贊皇謨底于太平凡公
之思海内是賴輔國庇民興利去害翼翼翼翼髙齋有圖有





書我作銘詩以永終譽

廣勤堂銘

維人之生戴天履地參乎其間孰弗事事凡百所事莫匪由勤勤則廣業怠則因循農勤于畝士勤于學稼穡以豐道義斯擴德勤于積職勤于修世澤逾遠政績日優相彼昊天厥運有恒健而不息歲功乃成聖人希天純亦不已雖曰自然寧或怠止惟賢希聖惟士希賢咸克由勤乃可至焉卓哉葉宗閥閱有偉家積簡編世敦

詩禮昭茲扁揭眷若書紳以承先訓以飭厥身咨爾後人周旋兢惕無怠無荒是效是則我銘厥詞堂構有輝咨爾後人式敬勿違

克一齋銘為太醫院判蔣主善作

惟人有生萬善咸備博而求之斯實可貴善原所在惟人攸歸約而守之乃底厥微大哉斯人該括無極純粹至精攸久不息匪協奚會匪克曷存萬殊一本萬派一源君子之學斯實為要成始達終窮神知妙一或間之

表裏交違其克有造於乎幾希卓哉恭靖致誨厥嗣俾求於博顧名思義惟此君子父命弗膺思守於約克一其承有開必先有紹斯顯輝光日宣世德逾遠高齋翼翼扁揭有嚴我作銘詩朝夕視瞻

進修齋銘為訓導王積作

大易有訓終日乾乾進德修業實宜勉旃内積忠信曰惟進德擇言篤志所以居業可上可下不驕不憂夕惕若厲終無咎尤卓彼佳士齋居是樂致知力行仰止先

覺學聚問辨進德所資寛居仁行修業在斯聖學始終
惟此而已勗哉弗替永揚厥美

栢臺霜月銘為御史范宗淵作

欝欝古栢曰惟剛勁峩峩内臺廉隅以正金風既嚴惟
霜之清太空湛然惟月之明有偉柱史實居于此豸冠
綉衣弘振風紀栢之孤直同此歲寒臺之高峻羣邪莫
干匪霜伊清我肅其令匪月伊明我心若鏡朝斯夕斯
以警以規銘之座右令譽其垂

為善最樂銘為清河單慶原吉作

人之一心衆理具焉本然之善實禀于天君子履之順其自然不為利撓不為慾遷行已待物弗違弗僭心廣體胖至樂斯全世人役役弗悟弗悛汩溺嗜好厥善乃捐有美君子於時實賢為善以樂東平為肩我銘座隅尚其勉旃

說

朱鑑士明字說

朱氏之先家松江華亭洪武中以閭右起隷應天上元今為上元人有曰鑑字士明者春坊中允孔暘之從弟翰林侍書銓之兄而朱氏之彦也今年來京師省視其兄若弟間謁予請言申其名與字之義辭之固而請益篤因為之説曰名者已之所以自稱字則人之所以稱乎已也古之君子先其實而不浮其名急乎内而不張乎外故孜孜於省身修德而名與字之美惡則非所計也後世士無陋名行不古若則雖以之自美而人不之

予焉今鑑父命之名而賓友以士明字之可謂務治身修德而慕乎古人者矣夫鑑鏡之別名唐太宗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杜子美有清鑑懸明鏡持衡留藻鑑之句則鑑之為義不越乎明而已然鑑為器本明而塵垢或昏之於是拂拭磨淬之功不能無假於人人心之體如鑑涵物之動靜燭人之是非初無不明而私意或昧之故克治省察之功又不能不假於學人能致力問學日新又新

去其物欲之汙俾本體之明不虧而天下之是非得失皆不能逃乎心鏡此古之君子所以致力於內而不事乎外也鑑自茲以往誠克念父兄師友所以命名立字之意專志於聖賢大學之道而不蔽於聲色貨利之誘然後此心真若鑑明灼有所見視古之君子夫豈不可及哉若徒以此隆譽於人而不思所以省身修德以當之則非吾所知也鑑其勗焉

雷鐔士鍔字說

吾建雷氏當元之時杭以易經登進士第終廣東之程鄉縣令其學葢深得潔靜精微之藴至于今為學者師其後裔亦皆能讀書為士弗墜先業吾郡稱衣冠之族雷氏葢巨擘焉有名鐔字士鍔者為程鄉令之曽孫吾女弟實歸之士鍔甞請其字之説予諾之而未暇今年冬以事至北京復申其請乃告之曰劍者天下之利器而鐔為劍之鼻葢手握之下口旁而出者鍔則其鋒也劍雖至利然非握之以用其鋒未見其能利也人徒知

劒之為利而不知其出於大鹵之金棠谿之工土以範之火以煉之水以淬之然後有以成其器雖以之斷蛟鼉剸犀兕無往而不得矣假令不出於陶鎔之妙淬礪之功則亦塊然頑鑛而已何以稱利器哉人之於學亦然故雖有美質必資於學而學之為道又須加之以切磋琢磨之力講貫討論之功孜孜矻矻然後其學底于有成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齊家則家齊推而至於邦國天下焉往而不得哉亦猶夫劒之所以為利也古者

父命名而賓字之葢所以責成人之道今士謂尚當顧其名而思其義則庶幾不負父賓之意而雷氏之世澤可以無替矣士鍔其勗之

童衡文安字説

童氏為吾郡巨族家累豐貲而尤好禮文今其裔曰衡字文安者實予之娣壻甞以事至京館於予間從容請曰衡雖承父師之命名之以衡而字曰文安每顧名思義未有以副其實幸一言以發之夫衡之為器所以度

物輕重而使其平也凡天下事事物物必皆得其平則安茍有弗平而欲求其安不可得也文安之處心必當如衡之平以之應事無不適其宜以之待物無不得其均則吾方寸之間湛然而明泰然而舒於日用動静云為之際自無所弗安而各得其正矣然則父師之命名與字其為義亦深矣乎且夫所以命之者欲其終身體事行之以求無愧也文安惓惓能以是存之於心行之於躬而弗敢有毫髮之或悖焉則庶幾可以副其實矣

且夫同律度量衡者所以一其制度也在璇璣玉衡者所以齊七政也是皆古昔聖王之世所當先務者苟制度一而七政齊則天下事物固無不安矣此固命名言外之意因併以告之使知天下國家一本而已矣文安尚將有以勗之哉

王氏二子字說

古者子生三月見於父父名之弱齡而學禮有成人之道始加冠於首故重其名而賓字之重其名而字之者

父師有望於子弟也成人者何以其有孝弟忠信之行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也能行四者之禮於身則可以治人矣重其名而字之也亦宜晉陵王氏二子長曰讓次曰謙讓既冠矣有待而不字以謙從予學故因謙之冠而請并字焉爰進讓于前謂之曰傳有之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讓者能推其有以與人之謂也能推其有與人而無敬以綱維之則將當仁而讓違道干譽而讓非美讓也君子固當讓然有對朋友而

懇至詳勉者莅人民而直言正色者勇於爲義而不敢退避者凡此皆至理所在不容於不居非直内以察之則或失之於過讓矣不失其讓之實則可爲美文夫故字之曰敬夫復命其仲子謙曰子未學易乎易爲卦六十四而謙居其一雖乾之大亨利正猶不免於亢况他卦乎唯謙卦六爻皆吉者以其謙而不至於亢也其爲象也山在地中山有嶄岩高大之形可仰而不可即乃卑抑而居地中其謙可知也若爲物卑而在下乃其分

也不可謂之謙唯有高大之勢而不自高故謂之謙耳聖人賛謙之辭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月之上弦而就明氣漸進而就陽非益謙乎月既望而減毀氣漸盈而復消非虧盈乎仰觀懸象之化俯察氣序之變是宜守謙而受益不可居盈而招損也唯能虛以受人亦可謂美丈夫故字之曰益夫尚慎旃哉無以予言為虛辭也二子再拜曰敢不夙夜以求合先生之訓詞遂筆之以為字說

贊

沐駙馬像贊

侯門華胄皇家懿戚秉德謙虛小心翼翼資兼文武志樂書詩煌煌勲業光照鼎彛有赫其冠有偉其服允矣君子温其如玉

蹇少師公服像賛

儼其盛服垂紳正笏持志謙虚秉心惇實受知遇於四朝惟表裏之如一既從容於廟堂復叅贊於機密允為

國家之師臣卓乎百僚之表率是宜令德顯著享福禄於攸隆保榮名於貞吉也歟

少傅東里公像賛

春和玉粹儼乎其貌之温冰潔霜清瑩乎其心之存賛皇猷而黼黻輔聖治以經綸文章師表於今世事業煇映於古人所謂國之柱石朝之元老而冠冕乎縉紳者也

黄少保像賛

垂紳正笏儼其儀容踐華歷要時其遭逢典絲綸而鋪張於盛業居輔弼而克亮於天工人之所見者位望之顯而已之自信者報國之忠此所以享壽考康寧之福辭聖明寵眷之隆而遠繼乎疏傅之高風也歟

魏尚書待漏像賛

允矣君子間氣所鍾廓乎其藴温乎其容登科甲之妙選欣聖世之遭逢蚤馳聲於憲紀凜柏府之英風其遷秩外臺也益振才猷之美受任方伯也誕宣恵澤之隆

截膺寵命簡在宸衷居秋卿之顯秩畜刑罰之適中盖將勵志以超羣殫竭誠以建茂功宜乎待漏之際垂紳正笏惕然而欽敬藹然而肅雍也

羅侍郎小像贊

豐乎其容偉乎其器早發身於巍科遂登庸於明世優優乎詞林載筆之榮凜凜乎柏臺持憲之貴佐理冬官爰大展其材猷出使南交克遠宣夫德意嘉績著乎關陜乃愈久而愈隆丹心在乎闕廷雖彌老而彌勵此其

所以荷賜歸之寵恩而樂乎林泉之高致也

章侍郎行樂圖賛

此春官亞卿章君行樂之圖謂其身居廊廟也則興似適乎林壑之間謂其髮垂斑白也則心實存乎補報之丹擢賢科遊詞苑文章蔚然而可覩佐邦禮專使命政績偉然而莫攀榮顯其親煥恩封於鸞誥教成于子接步武於鵷班宜其事四聖而振英稱於海内行將正八座而作良弼於朝端也

吳副都御史畫像贊

儀觀雍容有飭厥躬肅乎其外確乎其中幸遭逢于聖世遂日躋於顯融偉斐英而騰實儼衣繡以乘驄其始陞也具見清慎之美其再進也愈著聲譽之隆此所以重士林簡帝衷沐恩光於未艾而享壽祉於無窮也歟

金學士畫像贊

瑰傑之才宏博之學擅譽詞場馳芳館閣粲朝陽之孤鳳矯秋空之黃鶴勵氷雪之清操承雨露之恩渥爰黼

㦤乎宸猷乃動中夫矩矱希古人而並馳覩儀容之沃若也

沈學士畫像贊

其心休休其色怡怡有確素行有翼令儀優游玉署出入彤墀仕歷三朝而恩渥逾厚年踰七衮而志節弗移此所以享盛福於高年而擅芳聲於明時也歟

陳祭酒待漏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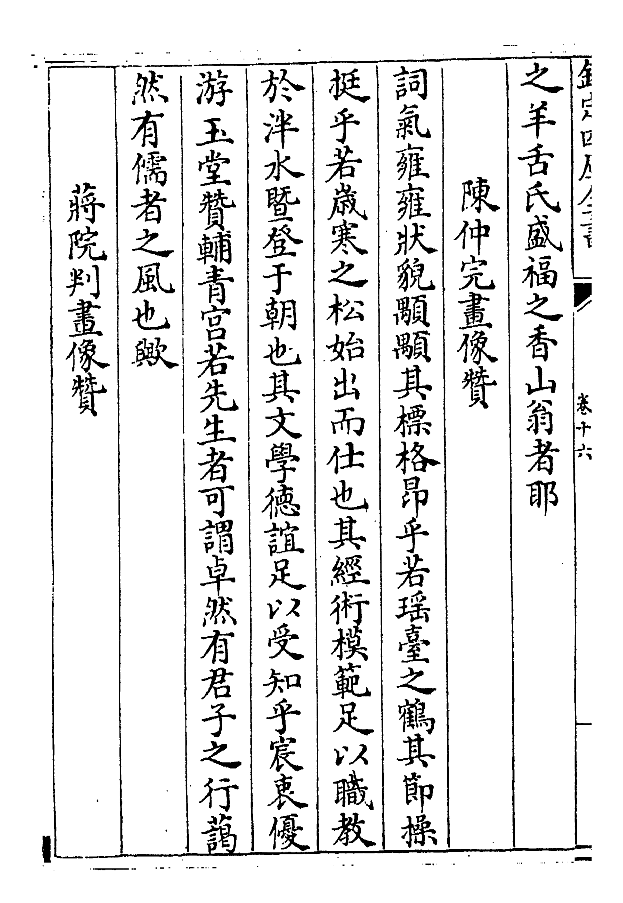
肅其威儀端其瞻視珮玉峩冠從容盛世德隆望重學

茂才優詞林太學光振儒流仕歷四朝師尊六館對越

聖明永篤忠欵

周岐鳳畫像贊

承家之學博采而深造用世之材有為而疏通四揚教鐸於中外蔼乎育賢之盛三典文衡於閩浙允矣得士之公出佐花封也心勤而政理入副郎署也德邵而譽隆噫其大節尤著者納誨親藩以繼先業之謇諤其髙情足尚者退休林壑而覯後嗣之顯融兹非所謂遺直



之羊舌氏盛福之香山翁者耶

陳仲完畫像賛

詞氣雍雍狀貌顒顒其標格昂乎若瑤臺之鶴其節操挺乎若歲寒之松始出而仕也其經術模範足以職教於泮水曁登于朝也其文學德誼足以受知乎宸衷優游玉堂賛輔青宮若先生者可謂卓然有君子之行藹然有儒者之風也歟

蔣院判畫像賛

氣充而和神完而舒其進也褒衣巍冠典乎從容之職其退也葛巾野服類乎山澤之癯或壺觴之並列或琴鶴之與俱此蓋通夫岐黄之學習夫孔孟之書而為世之醫而儒者歟

何太守竹鶴老人小像賛

有偉厥躬有煜厥容睟然其外充然其中以練達之才際聖明之運内荐歷于正郎外出典于名郡茂實既著英聲四傳爰追跡於古人亦孰後而孰先至其所友者

竹所與者鶴尤超乎其不羣而自遠於汙濁期始終之不渝顧内省之無怍則膺寵渥縻好爵至於久且邈也

教授程伯昌小像賛

藹然而粹者貌之清儼然而直者心之誠其官譜出伊川分派之裔其家學得商瞿所傳之經觀其致身也則遭逢於盛代究其歷官也則造就乎時英宜乎遷掌教事於名郡而髙年碩德尤焕乎大振於厥聲者耶

教授何源渭畫像賛

維氣之和維色之愉有爾其儀冠衣儼如出嶺南之閥閱承先世之詩書才德之純卓為一代之師表學行之懿藹然三學之宗儒郁乎菁莪時雨之化盛哉桃李春風之餘此其為當代之老成後進之軌躅而繼美於先哲之徒也歟

靜菴王處士彥昭畫像贊

貌和而莊氣完而暢志超乎物表神遊乎清曠奇言妙旨得賢聖之真傳深衣大帶儼儒林之氣象蓋其德卲

而彌彰身老而益壯人徒見其態度雍容進退閒雅而意趣之高尚抑孰知其操履堅確希志恬淡而得其所養也歟

朝服像自贊

予之生也承祖宗之餘慶予之出也際國家之太平忝登科第叨沐恩榮荷寵眷之益隆顧謭陋之奚勝揆其外固乏之涓埃之補求其中敢忘葵藿之誠葢將鞠躬盡力願效忠貞以報稱於聖明者也

行樂圖自贊

澹然以居怡然自適當玉署之燕閒正金鑾之退直光風霽月慕前哲之襟懐翠竹碧梧仰昔賢之標格惟意態之雍容乃斯圖之彷彿至於策勵駑鈍勤勞夙夜以感聖主之眷遇樂盛世之治平者抑豈丹青之所能窺測哉

七十歳自贊

荷先世積徳之厚叨列聖眷遇之隆久侍禁近蕒效愚

忠當齒力之既衰尚責任之愈崇自愧乎進無所補退不我從徒存心之兢兢而懷憂之忡忡惟古人堯舜其君民者素景仰其高風思勉焉而不懈期一致於初終者也

宋進士裒鏞小像贊

德祐忠臣咸淳進士誓憂國以忘家遂舍生而取義顧大厦之將傾非一木所能支而耻食周粟視夷齊復何愧以匹夫之勇足冠乎三軍慨合門之死實同乎一志

幸天道福善之有常凜一髮千鈞以存乎衣祀緊祚㣲顯融之莫京抑陰靈有以默相於九地史而失書得非遺事何當時直筆乏董狐之良使再世雎陽黷罵賊之氣白日孤忠英風百禩吁睨夫世之賣友事讐忍心害理以苟活者譬之犬彘烏乎其少異也

四皓子陵淵明謝安四贊

紫芝煜煜商山峩峩爰居爰處其樂孔多束帛戔戔公廷一出漢本以正留侯之績

炎祚中興羣賢滿朝懐哉故人寧不可招煌煌客星有光天府羊裘釣絲清風千古

解印彭澤浩然賦歸三逕未荒松菊依依漉酒有巾熙然如春逸節髙風羲皇上人

髙卧東山漠若無情犞然一起足慰蒼生淮淝之捷喜折屐齒盛業榮名煇映青史

伯牙張良子猷李白四贊

虞皷南薫孔操猗蘭往聖既邈古調孰彈流水高山知

者能幾卓哉子期妙契斯理

韓祀未復義激于中圯橋之會天啓其逢取履惟恭忍耻折節功成名高千古卓絶

有美山陰幽趣誰同瞻彼緑竹翛然清風乘輿命輿徑造其所於馬嘯歌孰為賔主

匡廬之山神秀所鍾瀑布千尺宛然飛虹偉哉謫仙銀河在目咳唾天風粲然珠玉

事實

萬木圖事實

昔先大父達卿公天性純孝樂善好義凡先世墳墓所在必令子孫分居以供祭祀龍津大塢山者先塋所在公居其旁山延袤數十里其下沃壤每歲東作公率子弟躬耕以備粢盛旦暮服勤不懈暨斂穫比它壤倍登常祀外以其贏貯之復置機舂二傭者隨意出直積數年廩庾充牣值歲大歉鄉人乏食公欲發廩賑之恐為人所忌乃託言某山將募人種樹有能植杉木一株者

償粟一斗於是貧者畢至至則飯之給粟而去亦不録其姓名粟既盡公乃閉關晝寢忽夢老人素衣策杖自山而來曰汝所種樹成矣盍往觀之公異其夢然亦不以為意逾數載山木茂盛望之蔚然陰翳扶疎井然布列公乃追感前夢慨然歎曰此雖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濡未必遽能均齊也豈山之神靈有助於我耶因戒子弟曰吾初非有意種樹特託此以濟貧耳其種與否亦未嘗較今暢茂若此殆非偶然汝等當遵吾言此山

之木誓不售人惟作橋梁學舍寺觀神祠及貧無室廬死無棺槨者則與之有不如吾言者非賢子孫當元之季阮德柔以左丞分省于建閩公名遣人邀致公與語大悦館之于家公旦夕為開陳禍福勸其務善德柔益加禮敬屢強授以官不就乃令善畫者繪萬木圖裝潢成卷命李宗文先生為記一時名儒皆為詩歌以榮之令鄉先生趙公光實蘇公明遠章公子玉鄭公子中皆所目擊能道公之事甚悉公既没子孫率遵公命無敢

達者榮幼聞遺訓謹識之弗忘數年以來舊木殆盡而萌蘖之生又復繁密發榮滋長蓋不可數計人咸謂公有活人之德故斯木生意沛然而公之子孫繁衍實克似之是皆公遺澤所及榮叨沐聖明忝列侍從承恩眷之隆罔克上報追念所由實我祖宗積德深厚所以致此瞻慕丘壠仰惟公之志氣神明彷彿如在欷歔流涕哀感何窮於是請中書舍人王孟端作萬木圖以表先志以繫予小子無窮之思謹述其事以求賢大夫士發

揮之用垂不朽庶先公之德不泯而子孫亦永有賴焉

榮謹述

先妣行實

嗚呼榮不肖不孝罪罰深重禍延先考永棄諸孤號天呼地哀痛無所曽不數月先妣奄復遐棄悲慟摧割如何可言惟先考妣令德賢行徽於家閫於鄉泯而不傳不孝益深先考幽堂之紀幸載名筆惟先妣墓文有待敢忍哀叙次以干於先生君子庶幾不泯先妣諱順姓

劉氏考諱均助母徐氏皆閩之望族先妣生而温淑十歲通曹氏女誡及孝經父母篤愛之十六相攸歸我先考事舅姑謹於禮祭祀必誠必敬勤於蠶織紡績之務鷄鳴而起夜分而寐雖隆寒暑不懈綜治家務皆有條理舅姑甚愛之先妣雖為次介婦而凡閨壼庶事悉受委焉舅姑有疾躬調藥食未嘗暫違舅早殁諸娣姒相繼卒先妣事姑益勤時家居子姪益衆先考以龍津舊宅狹隘乃卜居于雲際經營締構先妣實協成之諸子

日長家頗豐裕而凡衣服飲食之事猶親任之不勌性慈厚宗族鄉黨有貧乏必言於先君周濟之無依者收養之姑姪子婦孀居者厚存恤之相先君洽比鄉鄰藹如也歲歉米貴令子弟出粟平價以糶不能糴者貸之度不能償者予之良家遇貧困鬻子女為臧獲必厚其價買之已而還其子女不索其價或無所歸則具資裝為嫁娶焉平居自奉淡薄有珍羞必藏以待賓客姑歿哀毀踰節蔬食終喪父兄俱早世姊妹亦早寡唯母獨

存迎致于家終養之母卒棺斂葬祭咸如儀悲哀思慕終身不衰平居篤於教子榮幼時親教讀孝經論語稍長數言於先君俾就明師學後榮既領鄉薦宗戚悉以為榮先妣未甞色喜語榮曰顧吾兒所立何如焉將上春官又語之曰汝蒙朝廷教育不食于家十年矣汝曷可忘所自且吾觀汝祖宗積德深厚今始發于汝汝往必食其報惟當正心操節勤勵不息庶不負朝廷作養之恩曁爾父母期望之心榮既叨職翰林又數言于先

君遺書誡諭榮時受文彩上尊之賜遣人馳歸獻焉先妣進諸婦諭之曰此吾教子之效若等奈何不務此哉榮嘗謁告歸省諄諄諭之曰汝自念何克以臻今日豈非汝祖宗累德積善之所敷遺者乎汝惟端肅劼毖以前聞人自期待用上報國家光顯爾祖寧爾父母之心家事非汝所恤也且汝來歸吾雖無離別之思而心未嘗寧汝出而事上克黽勉奉職循理而吾樂焉汝惟勉之葢自榮始入小學以來諄諄誨誡惟以進學為事自

榮叨列仕版以來諄諄誨誡惟以忠君為務嗚呼遺訓具在尚忍言耶永樂戊子先考即世先妣居喪如禮而規置喪事井井不紊後三月榮始克聞訃奔歸既葬先考未幾上遣使召榮赴闕先妣雪涕親治衣服促榮行曰兒惟勉力以報國恩榮泣拜辭又嘆曰吾亦惟今與汝訣汝惟盡臣職以不負君親恩吾無憾焉榮去家甫旬先妣得疾先未有疾親製衣服又命諸子具棺歛及凡周身之具家人莫測也疾數日悉召諸子諸婦諸孫

訓飭之翛然而逝永樂戊子十月二十日也嗚呼痛哉
先妣生元至正甲午二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五歸
先考垂四十年閨門整肅內外恊和婦道母儀具可師
法子男五長即榮次富先一年卒次惠早夭次信次貞
女四長適建安吳壽次適歐寧劉溥二在室孫男六曰
恭曰讓曰壽曰德曰錫曰保女三將以是年十二月十
一日甲申從先考葬于杭隴山之原其槩如此惟先生
君子哀而賜之銘以貽諸永久云孤哀子榮泣血百拜

謹述

傳

古樸子傳

陳遜字必恭建之浦城錦江里人也自幼端重不好嬉戲既長任性質直不事矯飾人以古樸子稱之因取自號云高祖諱辛曾祖榮祖用父希文累世有隱德弗仕紫陽朱夫子嘗至其鄉見山花盛開下映溪水紅碧蕩漾爛若濯錦書錦江二大字刻之崖石里由是得名焉

然以先賢過化之地故其人多知力學至于今弗衰古樸子少失怙母蔣氏訓育底于成立年弱冠為邑庠弟子員以書經中永樂乙酉鄉舉卒業太學其為人行堅志勤常以古人自期待不少混流俗以選同監察御史甄庸行部廣西清理案牘靈川有豪民朱普秀者以爭田謀殺鄉人廖昌子賂有司得不論死謫役平樂州古樸子閱其牘疑之秉燭夜坐閱之再四聞窓外若有冤訴聲翌旦直其事竟論普秀于法人咸驚異未幾丁內

艱歸哀毀骨立喪祭盡禮鄉黨以孝稱之壬辰登進士第試于大理暨兵部皆有能聲明年擢監察御史其在職彈劾糾舉無所畏忌而執法毅然無所阿徇同輩盡推讓焉歲乙未朝廷以天下鹽場積弊滋甚分命御史給事中按莅之古樸子莅北京河間運司具官吏奸弊事奏之逮捕運使梅應魁以下數十人先是各場鹽俱露積風雨漂損無幾遂教以苫蓋之法由是歲額不虧民咸德之所治為諸道最丙申巡按陜西首劾左參

政王旻按察使劉迪等玩法貪濁罷軟不堪悉抵罪久之復劾布政使楊恭按察副使韓春罔上虐下春恐懼懷奏誣古樸子以他事遂自經死事聞太宗皇帝知其誣置不問竟籍春家或謂其太過古樸子舉范文正公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事答之聞者歎服已亥坐累輸作房山行槖罄然無所資其友人居南京者為貸俸得銀幣若干付嘉興通判同郡陳原祐以遺之至東昌夜過盜舟中所有囊括殆盡原祐暨同載者俱被害獨

一小僮赴水獲免黎明還舟視之惟一小篋存携以至京告予為啓視之封題皆古樸子姓字亟遣人報之則所付銀幣一無所失衆咸謂其清白神明所佑云逾年蒙恩得復其職壬寅廵按吴中上海民有濮宗文者聚亡頼子弟數十人行刼官軍不能制衆頗患之古樸子得其狀密以計授守禦千户李凱詐令人若商賈棹舟載物而伏兵其中賊望見皆争趨之及舟舟中兵出遂皆就擒無一得免者復捕逮蘇松諸郡縣黠吏唐全等

為民害者千八百人寘諸法民賴以安呼為陳掃箒以奸弊為之掃除一空也松江民顧阿虎者為豪右陳昇殺其母臠肉以飼犬阿虎訴于郡昇厚賂官吏反誣阿虎舊嘗為强寇闔室九人皆伏重法俟決古樸子廉知其寃為訊鞫盡釋之執昇父子械送京師磔于市其他平反獄訟祛除奸蠹多類此甲辰巡按北直隸其聲不減吳中洪熙乙巳以久任膺勑命褒嘉且獲推恩贈父如其職母及妻皆為孺人今上皇帝即位以秩滿超拜

雲南布政司右參政令報政來京年已五十有六間謁予曰遜生平於家寡諧遇事任情不暇顧忌禍福一聽于天人以古樸子見稱遜以為固當遂不敢辭惟先生素知遜幸為著之于篇庶得朝夕警飭以保其終焉予固樂道人之善者遂録其大槩如此

賛曰世嘗謂今之人不若古豈信然哉惟能以古人之心為心斯即古之人矣今之人或有言及于古者必誚其質野且以為迂曽何足以知古道之可尚耶陳必恭

性雖質直而夷考其行事表表愈偉不讓古人以古樸名世可無媿哉可無媿哉

寧川周先生傳

先生諱斌字質夫姓周氏閩之寧川望族也在宋有曰導者仕至金紫光禄大夫皋户部侍郎繼至寶文學士嘗從晦菴講學敭通議大夫經畧廣西先生之高祖諱鳳知廣之高州曾祖憲典教曲江祖應為寧化尉考昇有隱德不仕先生端重閒雅襟度夷曠得失毀譽不置

忻戚于中性嗜儉素於聲色貨利與凡非禮之事一不以經意家居孝于親友于兄弟交游稱其信鄉閭感其惠僮僕懷其慈雖造次紛擾之頃未嘗有疾言厲色自少務學經史百家之言靡不該貫洪武壬子以禮經領鄉薦癸丑授建郡儒學教授時兵革甫息學制粗舉先生修廢起弊嚴立教條作新士習每旦五鼓升堂飭勵諸生誘引開導終日弗倦郡縣長貳非公事弗造其室與之語必皆政教大端弗及私事諸生承式問學日底

于成歲大比郡士當什之四三壬戌雲南平譔賀表稱
旨有金幣之賜庚午秋湖廣聘典文衡得士為盛辛未
秩滿至京考最太祖皇帝日召至便殿承顧問以質直
見重明年拜中都國子司業約度明信諸生悅服又明
年召還拜齊府左長史輔翼開陳一以正道王甚加敬
禮從王入覲享勞優厚既還以繼母李氏喪去官歸家
哀毀骨立明年冬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有四配林氏
有淑行子三長紹先卒次純次繕女一人洪武戊寅某

月某日葬于鄉之某山其門人工部尚書鄭公賜為名其里曰國子先生里予少從先生游先生以予為可教日親授經條析難疑旁喻曲譬至明白而後已間語予曰子之器識可嘉宜益自勉他日之進惜予老弗及見也先生歿四十餘年門生故知日已衰少今其子繕不遠數千里而來以前郡學訓導趙友士所撰墓碑示予請言予見之愴然不覺涕下永惟舊學之恩懼無以報又奚敢以老髦辭哉是用為傳以著先生之德之行俾

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贊曰先生學博而正行修以潔仕雖未大顯而功效實著其教授郡庠則胡安定之蘇湖也司業成均則陽城之於唐也傅相王國則董仲舒之於漢也使先生端委立於朝事業奚止於是而已哉

文敏集卷十六